

# 河北：核酸检测点医疗废弃物严禁混入生活垃圾

新华社石家庄1月13日电（记者王昆）记者从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，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河北省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期间生活垃圾科学精准处置工作。其中，社区、村庄等设置的核酸检测点产生的医疗废弃物纳入医疗废物进行管理，由检测单位会同物业、居（村）委会等做好收集，交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或应急处置备用单位处置，严禁混入生活垃圾。

河北省要求各地按照风险等级精准做好生活垃圾收运处置。对疫点疫区所在区域的定点医院、发热门诊、集中隔离场所，以及确诊、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所在的居民小区、村庄等封闭管理的高中风险区域产生的生活垃圾，全部按照涉疫情医疗废物进行收集处置，物业、居（村）委会、环卫部门、医院、集

中隔离点管理部门组织对涉疫情医疗废物规范消杀收集，交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或应急处置备用单位负责转运、处置。

除以上情形的其他高、中风险区域产生的生活垃圾，先经消毒后再进行收运并焚烧等无害化处置。低风险区域的生活垃圾，先经消毒后再收运处置，做好垃圾桶、垃圾运输车、垃圾转运站、垃圾焚烧厂（填埋场）各环节的消杀工作，严禁收运未经消杀的生活垃圾。

同时，河北省强化口罩、手套等废弃物管理。严格按照相关要求，设置废弃口罩、手套收集专用桶，分类投放、集中收集、密闭转运、焚烧处理。社区、村庄、物业企业等主动配合环卫主管部门做好废弃口罩、手套单独收集、交接登记工作，完善各环节交接台账，严防丢失、遗散。

## 联合国反恐负责人 敦促国际社会继续警惕恐怖主义威胁

新华社联合国1月12日电（记者王健刚）联合国反恐办公室主任、联合国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·沃龙科夫12日表示，尽管各国在过去20年中对恐怖主义给予了沉重打击，但对恐怖主义仍不能放松警惕。

沃龙科夫在安理会举行的“恐怖行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”问题公开会上说，恐怖主义威胁依然真实存在，许多国家甚至面临直接的威胁。此外，发动恐怖袭击的成本越来越低，“威胁变得更加难以预防”。

他警告说，恐怖分子试图利用新冠大流行造成的破坏，“利用国际社会在发展和人权议程的挫折、两极分化以及被新冠大流行放大的仇恨言论的波峰搞恐怖活动”。

沃龙科夫强调，必须与民间社会，与青年、工商界和科学界更好地互动。他呼吁

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，承诺致力于解决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根本原因，并强调安理会在确保全球团结应对这一持续威胁方面的作用。

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（反恐执行局）执行主任米歇尔·科南概述了20年来恐怖主义威胁的演变过程。她说，打击恐怖主义组织为招募、筹资等而使用互联网和其他虚拟平台将是一个优先事项，应继续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。

“9·11”恐怖袭击发生后，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373号决议，要求世界各国采取具体步骤严厉打击恐怖主义，并专门成立了监督决议落实情况反恐委员会。安理会于2004年2月决定设立反恐执行局，以加强反恐委员会的能力，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和监督各国开展反恐工作。

（接上期）

案板上的面团，让我有点手痒痒，就捋起袖子去盘面，结果只在面皮上留下两个手掌印，这面太硬了。老板娘说，是我力气太犷了。她上来一摞一个坑儿，只几下大面团就软乎了。她说，新疆的麦面弹性大，糖分大，吃着道，做拉条子最好。我说，蒸馍也好吃，我一口气能吃俩大馍，在老家只吃一个。

说着说着，就说到河南老家，说到了新疆移民，说到了她的名字——赵月清。

### 十三朵花 “移民女”赵月清

赵月清，女，五十四岁，原籍河南周口。1993年移民新疆，生育三个儿子，大儿子二十九岁，已婚；二儿子二十六岁，在西安读研究生；小儿子二十二岁，在云南读大学。丈夫在新疆种二百多亩棉田。

我对老板娘说：“才知道你的名字赵月清，真好听。”她正在案板上揉面，抬手遮住脸，说：“以为你不是叫我哩，多少年没人叫我这名字了。”

我俩一起轧面条，机器呜呜响，但没影响她说话。

她说：“这名字还是那个女老师给起的，是她把我领进教室，上了一年半的学，我没有上够，就让我孩子替我上。大儿子干活多，把他耽误了，老二、老三都上出来了，一个研究生，一个本科生，我什么‘生’也不是，可是他们都是我生的，也美着哩。孩子们的课本我也读，文科书都能读懂。”

这就是赵月清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我说：“我不叫你

老板娘了，叫月清。我说月清，在老家过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移民到这呢？”她说：“当时也说不清为啥，就是想换个地方活。咱家有句老话，叫树挪死，人挪活。我就是想换个地方生活。”

面条轧好了，一把把摆在案板上，像整齐的白线。做中午饭还早，我俩并排坐在棚子下说话。

想起二十年前的事，月清说：“那天我对俺男人说，公家让移民哩，咱村里有三家谈过话了，咱也去吧。那几年，日子过得不称心，大嫂经常找俺家的事，原因就是，俺老公爹让俺男人接班当工人了，没让他男人去。她每天比鸡骂狗，俺男人压服着我，我不让吭气。我憋屈得要死，对俺婆婆说，‘这没日月的光景，我不想和你儿子过了。’俺婆婆哼了一声说，‘买个鸡拴在鳖腿上，飞不了你，也爬不了他。’过是过，可是我一想离开家。”

她继续说：“俺男人考虑了一夜说了一个字，去。他高中生，比我有文化，早就想出去闯一闯。天一亮找到领导，很快就批下来了。一起来新疆十七家，安徽、山西、陕西的都有。来到各分一间房，门口盘个土炉灶做饭，冬天盘个火墙取暖。”

“初来新疆时，一看那么大的田地，我就喜欢得直蹦高。地连着天，天挨着地，俺的心扑棱棱开花了。咱中原地少人多，这儿地多人少。干活让除草，那草棵子长得像小树，跟铁锹把子一样粗。开始我不会干，就用铁锹铲草棵子。队长说，‘你这是骗谁呢？光铲草，不除根，过几天还得铲，你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## 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这不是白费劲嘛。’我就一棵一棵刨草根。几天下来，胳膊腿都肿了，一摞一个坑。一瘸一拐地赶回家，一看，三个娃娃挤在房门口，都歪着小脑袋睡着了。那是等大人回家，等

累了就睡着了。那时，大儿子八岁，二儿子五岁，小儿子才一岁半。大人出去干活，小孩子就没人管了，大儿子就像个小孩子，照看俩弟弟，饿了就给他们做饭吃。第一次做饭，烧柴火把锅烧干了，直冒黑烟，幸亏我回来了，差点出大事。

“棉花出苗后需要水，几天浇一次，那时候，不像现在有滴灌带，只看见满地的黑胶管，不见水，水从胶管滴进棉棵，省水又养苗。那时候，水从毛渠里走。毛渠，咱老家叫水渠。毛渠流的都是天山雪水，凉得很，水深到人胸口。要浇哪块地，就在地头扒开个水口。那一回，我下力太猛了，一家伙把水口子扒大了，那水呼一下冲过去，把沙土地冲开一大段，俺男人喊人用土堵，一铁锹土扔水里，一股烟没影了。他就拉上我的手，俺两口子并排坐水里，旁边人赶紧用草捆子塞、用石头堵、用土填。总算堵上了，把俺两口子拉出来，成了两只大泥猴，身子都冻硬了。”

“还有一次给北地浇水，棉花棵子长到半腰深，我正在地头刨草根，突然呼通通窜出来三条狗，一条大的，两条小的，扫着我的裤腿跑过去了，眼珠子冒红光，身上的毛湿哒哒的。前边的人一片惊呼，狼！狼！我这才知道那不是狗是狼，咱平原老家哪有这家伙。狼跑没影了，我后怕了，腿一软歪倒泥水里，半天起不来。”

“棉花摘下来时，天已经很冷了，就像现在这时候。家里只有一个床铺，孩子们就睡在棉堆里。早上我做好饭，先

去棉堆里扒孩子，看见一个黑头顶，一蓬头发，出来一个，一蓬头发，又出来一个，一口气薅出仨孩子，就跟接生一个样。

“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还会接生哩。那两年，移民来了十七家，有八家生娃娃，都是我接下来的。可奇怪，这八个娃娃，都是夜间出生的，白天他们的妈妈扛着大肚子还在地里干活，半夜就有人敲俺家门，‘快点快点，嫂子要生了。’我慌忙穿衣，摸黑到他家一看，不是他嫂子要生了，是她老婆快生了。一眼看见小孩的黑头顶了，我生过仨孩子，这事儿有经验。一手按肚皮，一手护阴门，说，‘嗣！嗣！使劲嗣！’呼啦一下，娃娃出来了。是个男孩，哇哇地哭，小鸡鸡一嘍，热乎乎地尿了我一脸。我用血手一抹拉，满脸血红，像个唱戏的。我就骂娃娃，‘娘那脚，尿得还真高，还给我洗脸哩’，产妇哼哼着说：‘你骂吧，她娘在你手里呢。’”

我忍不住想笑，但没有笑出声，拿笔在本子上作记录，郑重地写下三个字“月清嫂”。

月清嫂说：“那时候，女人生娃娃像屎，顺滑得很。她们天天下地劳动，一刻没闲过。不像现在的小媳妇，一怀孕就不下床了，你看俺儿媳妇，待在后院不出屋，俺儿子天天伺候她。我一个人做一二十个人的饭，他爸爸开车给人翻地去了，这几天可挣钱。”

月清嫂扭头看看我，问：“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”我只顾唰唰记录，不抬头地说：“生孩子。”（未完待续）（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）